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七百　史部

評鑑闡要卷六

唐

代宗

僕固懷恩反綱

僕固懷恩之反雖駱奉仙辛雲京激成然皆由代宗不從顔真卿李抱真之言用郭子儀為鎮撫以致披猖若此及乎懷恩拒命逆子伏誅乃云信不及人勲臣顛越

葢形昏憒可笑耳

養僕固懷恩女冊為崇徽公主嫁回紇目

懷恩反叛即引回紇入寇為助因憐其功乃養逆女為公主仍嫁回紇代宗之措施如此安望其能恢復而唐室不日以陵夷馴至於亡哉

元載請除魚朝恩上令載為方畧因宴縊殺之以尸還其家目

魚朝恩一家奴耳代宗與元載密令方畧儼如敵國不

大可笑乎乃至還尸賜錢不敢肆諸市朝使憲典肅而

炯戒昭益所謂庸懦無能之至矣

元載忌李泌上以泌為江西判官且言俟决意誅

載可束裝來目

代宗欲罷載相泌即應直行黜陟論史者乃疑載柄權

日久一時難於措置如是則載之權是誰所假之哉蓋

彼時紀綱陵替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回紇歲求和市一馬易四十縑皆駑瘠無用注

唐時與回紇和市以多縑易羸馬縻帑幾數十倍且縑帛或取諸民江淮織輸人以為累白居易所以有隂山道樂府之刺也今與哈薩克易馬所司得差其良駑而均衡之計市直不及内地三之一而絲縑則令各織造平售官織事不煩擾而公私利便使居易見此當復云何當反其意次韻以紀之閱通鑑至此復為示其梗概俾讀史者知柔遠大經在挈其綱而善用之耳

郇模持竹筐葦席哭東市願獻三十字上召見賜

衣館於客省目

彼時所謂團練監軍孰不知其弊卽模佯狂行市其跡近於惑世誣民代宗率爾名見不察其心之邪正言之是非輒復授衣設館眛於政體矣

常衮欲辭堂封時人謂祿以養賢當辭位不當辭

祿注

時人譏衮云云蓋出於佐饔者之口然衮猶稍知節操較之持祿固位者流猶為彼善於此若但徇大烹養賢

之文而不知制禄代耕之義豈伊皐作相必當日食萬錢耶司馬光廉恥存焉之論庶乎不失平允

常衮言陛下欲用李泌請且以為刺史使周知利弊目

新進無所建豎克知灼見為難固非歴試不可若李泌在肅宗朝衆預密勿委任已深代宗自廣平就封之時即傾心倚信且賴其調停久矣奚待授以方州俾知人間利弊耶常衮一言而以新間舊不惟惑之甚直是昏

之極矣

德宗

術士桑道茂言將有離宮之厄奉天有天子氣因

築其城以備非常目

德宗因術士之說築城以備非常其去梁武跣足下殿何異是時唐室未至陵夷誠控馭得宜何至有播遷之患道茂妄言禍福明王所必誅尹起莘乃以盡若勸其親賢諸大事責之豈非迂儒之見耶

回紇使董突歸國振武留後張光晟掩殺九百餘

人目

董突奉朝命率衆還部使朝廷果善撫而禁馭之豈能滋擾光晟以九姓之譖遽欲加誅請而不從復誘其犯法掩殺殆盡是宜明正其罪而德宗不問及回紇請復讐方為之貶光晟柔遠之經御下之法德宗盖兩失之

郡王目

朱滔將反三問其衆不應上以力未能制賜滔爵

朱滔欲叛三問而人不對脅以威而後强從之可知唐室之事猶未至於不可為乃德宗既聞告變冀賜爵以慰安之而反謀益熾無異抱薪揚湯措置之不當於此可概見矣

奉天改元赦文陸贄言宜悔過引咎及制下四方人心大悅目

興元下詔四方人心大悅者蓋以太宗之德在人者深而當時人心亦皆厭亂故其感動之速所謂饑易為食

渴易為飲而赦脇從以銷羽翼尤不失濟變𢪛宜耳無識者乃云德宗反正全由文誥動人不知反正而措施乖方藩鎮横逆如故浸淫以至於唐亡所謂感人者安在孟子云仁言不如仁聲信矣

蕭復嘗言宦官恃恩縱横又言楊炎盧杞瀆亂朝政目

德宗縱宦官祖盧杞幾於好人所惡故其後雖能克復還都而播遷至再亦已災及其身蕭復抗直雖云不量

鑒而正枘然比之當時朝臣可謂鐵中錚錚者矣

民有獻瓜果者上欲以散試官授之陸贄進諫注

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民獻瓜果不過循野人芹曝之分錢帛賚與已足相酬遽欲授以試官其昧於輕重實甚陸贄謂虛名濫施將無以爲立功者之勸非惟深中當時情弊抑亦千秋爲君者所當留意也

既至鳳翔欲因兵勢遣人代李楚琳陸贄言事同

脇執不如俟奠枕京邑徵授一官注

楚琳戕節使附逆泚當勘定之初明正其罪為反側子示警所謂名正義順而德宗乃欲因勢脇代近於詭譎即陸贄欲羈授官職亦失之養奸豈當時勢有不得不然者乎

李晟戍成都取營妓以還張延賞追返之遂有隙

目

延賞憸邪原不可相然晟為大將不宜取妓又以私憾釀成釁端則取禍不得謂無因自不待尚結贊之反間

耳

四十餘州大水陸贄請賑撫上言恐生奸欺曰

水連四十餘州溺人三萬餘計賑撫惟恐不逮猶慮或遺且黿鼉澤雁皆按驗可得姦欺亦何自而生此而尚欲屯膏民困將誰恤乎況德宗昔於朔方從逆之將士尚議並給冬衣而此淮西罹患之灾黎獨靳恤之升斗前後自相刺謬亦已甚矣

陸贄奏均節財賦請兩稅以布帛為額注

租庸調變爲兩稅在唐時沿習歲久其勢亦難驟更贄欲改賦錢而復徵穀絹是徒泥故冊陳言而不知時勢所便且有不得不易錢而爲銀者夫民生利病特在司牧者調劑而善馭之可耳若銀錢穀絹不過異名同實耳理之不得其人皆足病民亂政贄前後奏議多達國體此則不免迂腐爲並存而別白之實不害其賢也

陽城爲道州賦稅不登自署下考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城自繫獄注

徵科撫字原應並行不悖使遇災傷為民請命宜也設值歲稔亦必盡去其賦以為利民依古無此治體史家所載失之未詳至城自署其考自繫於獄則不免市名矯激亦太過矣甚而往案判官且載妻子逃逸官蔵又可問耶

李景略宴僚佐行酒者誤以醯進任迪簡彊飲之

歸而嘔血目

為人隱過固長者之事若以醯行酒彊飲以蕲逭人之

罪且飲醯亦未必至嘔血迪簡特藉此要結衆心矯情飾僞諸軍士遂墮其術中觀他日之推奉代帥肺肝如揭矣

憲宗

梁悅報讐殺人綱

復讐之義在列國分爭時法紀不立仇釁相尋不得不激為此論若承平之世以里閈細民悍然自抗王章豈可為訓韓愈所議判律令經義為兩端其流弊適足為

奸民籍口耳向嘗明著其説讀史者不可不知

吐突承璀有罪出為淮南監軍目

憲宗以監軍為罪人示貶之職所謂罰不蔽辜且猶自矜為能斷則其平昔中於閹豎之蠱惑深矣李絳尚稱能直言匡正者所對亦若得之望外其視孔戣顯劾奸邪轉遜一籌矣

李絳言邊兵無實上令按閱會絳罷相而止注

兵籍軍裝有名無實憲宗平時漫不知檢閲絳言而始

鸞會絳罷而即止邊防按閱視相臣去留何以爲政然元和方有事詰戎不宜簡率若此疑記載者不無舛辭

韋貫之言禮部侍郎重于宰相注

禮部重于宰相遑聽說而不中事理彼蓋以爲取士所以儲材也憲宗美其言未幾遂以爲相可謂以言取人而不知任賢之輕重矣

召柳宗元劉禹錫等至京師既而復以爲遠州刺

史目

宗元黨附叔文自取戮辱韓愈作誌以為不自愛惜語
涉周旋若禹錫既以失身獲譴而還朝尚罔知懲又肆
言譏忿其罪當不止與柳同科乃集賢金紫濫賞屢叨
守正如裴度汲汲薦剡又何為者韓誌惜宗元不得有
力推挽雁即指是而發蓋均為文人氣類陋習所中非
正道也

盜殺武元衡許孟容請急捜捕因誅王承宗卒張

晏等注

盜殺宰相事出非常搜捕豈容刻緩乃所司惑於賊人詭計竟爾觀望遲疑使非許孟容剴切進言幾欲置之不問及下詔大索又以士則妄告李代桃僵雖元膺購募山棚罪人斯得尚欲掩飾前非不加窮治豈足以肅法紀而申國憲由是觀之憲宗之平淮蔡蓋幸耳非真能恢弘太宗之業者也

柳公綽為京兆尹杖殺神策小將目

躍馬衝導罪之細者即平民有犯予杖已足蔽辜京兆

雖以肅清輦轂爲任亦豈可因衙已尊而遽罷軍將公綽此舉非惟草菅人命幾於弁髦王章及上怒詰猶飾辯不已是但知唐突者之無禮而不知專擅者之更非禮也或猶以公綽爲風厲真不知政衡者

上求方士以柳泌能合長生藥用爲台州刺史目大亂甫戢而亟亟求仙服藥蓋由志滿意盈遂爾一蹶不振而穆宗且甘蹈覆轍而不悟非所謂貽謀不臧者乎

裴度為皇甫鎛之黨所擠罷為河東節度目

晉武平吳贊成者獨有杜預而山濤則云吳平之後方

勞聖慮其言可謂知要憲宗倚任裴度河南北得以推

陷廓清可謂有為之主既而鎛异並進度且不安其位

中興之業自虧一簣于此可見處成功之難

穆宗

錢徽楊汝士掌貢舉段文昌李紳屬所善進士不

預而鄭覃裴度子弟及第文昌因言皆關節得

之上命覆試貶廞等目

黨牛怨李已足紊亂朝常至通關節於貢舉是以先進引後進其爲門戸紛爭瓜連株蔓尤不可究詰矣若時人稱美錢廞不奏人私書此更贅說既有私書則掌舉者已屬納人關節且未必止段李二人而已廞即下愚肯自言耶史書之不足信如此

敬宗

韋處厚諫上宴遊言先帝時陛下年已十五今皇

子纔一歲目

處厚冀以危詞聳聽而不知其言之乖謬大臣篤於忠愛苟事切君身當隨時直陳無隱豈宜計儲位少長爲進諫等差乎使其隱微果存此念則心跡叵測罪不容誅即詭飾以抒激切而顯斥先朝罔顧尊親之諱亦豈能掩其不敬處厚於二者皆無可自解尹起莘僅責其受賞不辭不從大體立論殊失輕重而敬宗乃感其言非昏戾而何

文宗

上不能堅決與宰相議事已定尋復中變目

虛懷聽納而不能堅決不特築室無成亦且小人得以生計此失策之大者也

路隋言宰相任重不宜兼金穀瑣碎之務目

宰相叙百揆其職固無所不統自漢晉以來丙吉大言燮理謝安自命風流於是不親綮吏不視細事名尊相體實隳恭官常路隋此言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至楊國

忠輩擅權通賄由於委任非人以彼貪惏性成當日即不兼猜務其能盡匡弼之職乎

柏耆馳入滄州斬李同捷諸將爭論坐貶尋以李祐卒賜自盡曰

柏耆雖不免急功然以諸道攻三年不能得之賊一旦誅之其功固可抵過也乃以李祐之死遂令自盡何以厲用命之士哉

宗閔與德裕有隙杜悰說宗閔用為御史大夫德

裕驚喜泣下目

杜悰欲用一官羈縻德裕此特爲宗閔晝策平憾耳若德裕已朝夕可望入相豈轉以知舉與御史大夫爲重哉蓋德裕之意以悰爲宗閔謀主故偽爲驚喜寄謝冀緩其傾陷之計史家乃謂德裕實豔羡科第清華何異癡人說夢然德裕之機詐實亦可鄙矣

李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援目

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二語似矣然邪

正固不容不別而朋黨實非朝廷所宜有如李德裕較之牛僧孺為畧正矣然其朋黨惡習何嘗不為當時之害

薛元賞杖殺神策軍將因白服見中尉仇士良目

元賞擒杖軍將頗著風力亦末流之錚錚者士良雖强横掾理直折彼固莫如之何因服往見又何為哉

柳公權以服澣濯之衣為末節上以為諫議大夫目

公權以敢言著聞文宗亦嘉其風采然彼時宦寺弄權朝臣植黨未聞有所糾彈則亦杜欽谷永之流耳區區不諛澣衣托詞筆諫亦所云末節而已

武宗

李中敏判仇士良不應廕子李德裕以其楊嗣復之黨出爲刺史目

中官廕子至明季而弊極其實已濫觴於此中敏一判不煩言而切中窾要璫豎銜恨有志者方當力爲主持

德裕徒以門戶之見輒加貶謫不顧是非不循法度惟報復私嫌是務可鄙甚矣

上欲誅楊嗣復李珏杜悰奔馬見李德裕言天子新即位不宜手滑目

明罰敕法惟當論其罪之當否罪不當雖小豈宜輕濫罪誠當雖大安得姑容嗣復及珏如果詭謀廢立實為法所不宥特以言出士良讒搆其情尚近曖昧耳杜悰年少新立不宜手滑云云所謂似是而非果爾則年既

長立既久遂可不思明愼乎閳見録載宋范仲淹於光化知軍遇賊棄城事欲爲曲貸其死所傳尤爲悖理向已深斥其說而其手滑二字實即原本於此事不同而義則一因幷著之

李德裕草賜黠戛斯書言可汗與我同族目

人君居中馭外尊卑之分本自秩然而柔遠大經惟在德懐威讋徒欲以文字爭衡抑亦末矣況遠尋苗裔傳會支離尤失敕命之體且卽所稱北平太守亦有何足

貴德裕頗擅文辭且自詡能使異域奉約執禮而立言謬誕若此豈非千古笑資

宣宗

君臣務反會昌之政目

大中務反會昌之政論史者徒以時相前後傾軋宋室紹述紛更有類乎此殊不知宣宗未嗣位時久為武宗所不禮而李德裕擅權日久又挾震主之勢觀太尉顧我毛髮洒淅數語與霍光驂乘何異則德裕之致禍本

其身自取豈待同列巧為排擯而宣宗猜忌寡恩之失有不止於矯枉過正者矣

李德裕以私憾殺吳湘其兄訟枉再貶潮州司馬

丁柔立素為德裕所擯至是訟其寃亦坐貶目

李紳案奏湘罪不無迎合執政之心及御史覆奏其寃德裕自當平情昭雪乃竟以私意擅殺且罪及推勘之人徇門戶而專威福再貶實罪所當得柔立素為所斥乃以為之訟白得名然豈能欺有卓識者哉

裴休請早建太子上言若建太子則朕爲閑人曰

宣宗之言實屬可鄙可笑夫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所爲遲遲而不敢冒昧從事正堯舜之志也若宣宗者直以帝位爲奇貨且以其子爲他人又安能有爲天下得人之志乎嘗考以忠臣自負者莫不以早建太子擇賢師傅教之爲急務此無他蓋半出於懞懂盜襲人言而不知世務半出於僉邪欲圖後日之富貴而已

孔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若因選賢教之即得賢則

堯舜早施之於丹朱商均矣且世愈變而風愈下名位已定其不肖者固不足論即有英賢之姿諛之者獻其逢迎忌之者亟其排陷古今之蹟章章可考也則何如令其同列兄弟之間均選賢而教之之為愈乎是不亟亟於冊立者實所以保全之也設云一旦不虞將起紛爭蓋處置得宜雖不立亦如泰山之安若處置不得其宜雖立定亦有肘腋之患茲故悉而論之以破千載之惑

詒戎臣失律并坐監軍目

監軍理不應設直撤之可耳乃不懲掣肘之弊而轉定失律并坐之條是欲去其權而反加之權也非抱薪救火而何

鄭光莊吏恣横韋澳請置於法上令痛杖而貸其死目

豪貴肆惡鄉土最為蠹政害民况輦轂間豈容恣横若富族抗租不問勢將獨於貧戶取盈其弊更不可究極

韋澳執械莊吏請置於法按律正無可逭乃宣宗不但不治鄭光庇蠹之罪且為奸吏宛轉乞憐史稱大中朝用法無私其然豈其然哉

上嘗欲以韋澳判戶部澳辭其甥柳玭尤之澳言主上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

目

韋澳數語固足為貪名位者下砭然為臣者感激自効冀時事可以日理方為不負特達之知乃沾沾以他岐干進恐啟他人之疑為說是特對甥自炫名高耳其所

云造膝時事又誰見之而誰傳之

懿宗

王式使懦卒為候騎而少給兵注

王式當二浙積玩疲弊之後整頓戎行動中窾會可謂不孫任使所論散給軍食不置烽燧二事亦能發韜鈐所未及至以懦卒為候騎則不可為訓蓋偵候雖不專於戰鬬而深入敵境得悉情形以歸此豈懦者所能辦且懦者若未見面目輒張大其事以告豈不揺動軍心

反致僨事乎是雖偶中一時而不可為軍行成法也

彗出于婁司天監奏為含譽星目

幸災者謂之彗頁諛者謂之含譽由是觀之則其為休為咎固已無定然世之治與不治在政之得失休固不足詡即咎亦應慎之於其未見及其既見不已晩乎

康承訓拒蠻寇因天平小校燒營得解圍去詔加

承訓官小校不遷一級目

承訓先事無料敵之智臨事無應變之才賴天平小校

力爭出竒致勝顧冐功掠美親暱皆濫膺爵賞而首庸轉不晉一階其何以使軍士奮勇効命然彼時懿宗獨何為者哉

葬同昌公主舞者數百人以雜寶為首飾舞罷珠璣覆地注

溺愛厚殉其繆自不待言然如百二十輿三十餘里云云猶暴殄情事所有至所云舞罷珠璣覆地則理所必無夫數百人之首飾安得如許雜寶即誠有之亦豈能

覆三十里之遠蓋所云紂之不善作史者形容而甚其辭耳

僖宗

成都突將作亂高駢拾諭還營陰籍其名掩捕殺之注

駢初至西川諸事頗中機畧顧漫信妖術焚紙散豆遂隳軍士之心且停廩省官復濟以嚴酷浸至突將謀亂旁謝既乖大體拏戮濫及多人豈良將所為哉

劉巨容破黄巢不肯窮追曹全晸以除代亦還賊勢復振目

巨容膺閫外之寄賊方敗竄有會可乘正當悉鋭窮追以靖伏莽乃怨誹國家負人欲留賊以圖富貴全晸既統舟師渡江聞除書而遽返致賊氛復煽江東二人之罪固不可勝誅然所以致此者豈非僖宗不能振飭紀綱國政日壞而尚專務遊嬉其獲罪祖宗較之二人為尤甚也

鄭從讜鎮河東參佐皆名士時人謂之小朝廷目名士虛聲相尚未必盡於實用有裨聚集雖多亦何足異況幕府得人極盛亦不過如綠水芙蕖之比時人乃目之為小朝廷唐末人心幻妄不知明别尊卑於此可見

王重榮為河中留後請降于黄巢既乃殺巢使者擊破其兵目

重榮擁河中重鎮戰守皆有可憑何至望塵降賊眞所

謂亂臣賊子也迨困于調發始驅殺賊使擊敗賊兵顧藉口於屈節紓患所謂欲蓋彌彰其將誰欺乎

王鐸表請還朝詔從義昌過魏州樂從訓圍而殺之日

鐸初自請出師聊藉以免伴食之誚非果有制勝長略也是以坐鎮數載老師糜餉無尺寸功乃靦顏表請還朝不特庸碌無能亦且出入自由矣況當戎馬倥偬時擁姬侍而侈服御致爲姦人窺伺舉室罹災抑亦自貽

之僇耳史贊乃稱其有社稷才扶支王室幾致中興不知鐸有何功業而如此稱許可謂信史乎

昭宗

詔削奪李克用官爵屬籍會諸道兵討之綱

克用固非始終忠於唐室之人然既有興復功豈宜首議削除況爾時朝命本不能致討特欲藉力三鎮徒快其并吞私計耳然使克用果滅則三鎮益彊仍為國患矧克用又未易即滅而徒授之口實卒之一博不勝轉

不得不屈體調停使諸藩效尤脅制是直甘心瀝鴆自斃范祖禹死疾庸醫之喻猶不足盡之

王師範爲平盧節度使每本縣令到官輒往謁拜之於庭注

節使不敢横行理固宜爾然當時逆藩跋扈朝命視同弁髦何有於桑梓一令況師範並無盡心効忠之可紀乃欲以曲謹沽名飾詐其誰欺

以李谿爲相劉崇魯受崔昭緯指掠麻慟哭谿竟

罷目

崇會甘為昭緯爪牙黨私攻訐謬博直名較谿之僉邪附勢更為奸巧而彼此狺狺交鬭撓紊朝常唐室紀綱掃地矣其欲不亡得乎

上以崔昭緯等外交藩鎮思得骨鯁之士驟用孔緯張濬目

以昭緯潛通藩鎮因改用緯濬而緯濬亦即結交藩鎮之人葢唐祚久衰諸臣中具謀國之心者百無一二而

一二人者又無幹濟之才如杜讓能等且澌滅殆盡而所用率皆僉邪氣運至是尚可與圖存乎

以朱全忠父名誠改義成軍為宣義注

改軍號以避逆臣家諱可謂冠屨倒置庸懦若此安得不為天下所輕唐室陵夷至是蓋亦無足論矣

韋貽範起復再相命韓偓草制偓不肯明日班定無白麻可宣注

命相失當即上疏論列亦臣職所宜然若但齗齗以草

制不草制爭之則茂貞所云書生禮數與反何異二語詞雖俚俗誠巳深悉其嬌情愽直葢唐世停草裂麻痼疾相沿甚為蠧政之尤此雖起於下多偽臣實亦因於上無明主然爾時朝政固無一足加責備者矣

王師範發兵討朱全忠尋為全忠所破遂請降曰唐室阽危諸藩皆坐視不救惟師範慷慨誓師差強人意惜諸將才皆庸懦事迄無成乃青州之圍不能始終全節輒開門降賊前後判若兩人實負初心矣

司馬光論袁紹崔昌遐俱誅宦官以快一時之忿

而國隨以亡注

司馬光蘇軾皆以漢唐之亡後先同轍亦就其大誅宦

官一節而言耳然袁崔二人心跡則有不可同日語者

紹很愎好勝其才尚足有為其名卓也未嘗不思用其

力而後除之迨鳴鼓洛陽尾大不掉則非其所逆料止

快一朝之忿而不計他日之患誠所謂惡拓焚衣因憤

決癭者若朱温逆節久著即不招之使來且有岌岌之

勢昌遐復從而促之彼旣素黨逆温知其爲賊而曲意相徇第欲藉其聲援以奪北寺重權遂置朝廷顛覆于不問非唯引寇之罪實有賣國之心是春秋大義所必誅者豈得與本初囪莽僅致失算相提並論哉

昭宣帝

帝禪位于梁遣宰相張文蔚楊涉奉冊寶詣大梁

目

楊涉初聞作相猶對其子自歎不幸恐累子孫及是遂

豔心富貴不顧罵名與張文蔚輩齎捧冊寶委贄賊廷

天良澌滅殆盡不但重負初心亦有愧於其子矣

評鑑闡要卷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謄錄監生臣顧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評鑑闡要卷七 八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評鑑闡要卷七

五季

梁劉守文討劉守光守光戰敗守文立陣前謂衆

勿殺吾弟守光將元行欽直前擒之目

兄討幽父之弟即誅之亦不為過乃對衆泣謂勿殺此

與宋襄不擒二毛同一迂庸卒以自取敗亡所謂可笑

可鄙者耳

蜀徐賢妃諷張格等請立宗衍為太子蜀主慮其

幼懦不得已許之目

張格欲結徐妃以自固詐稱密旨脅衆署名可也獨王

建明知其子幼懦不堪任有何不得已而委曲徇衆之

請誠何謂乎葢建之據蜀本不以正天欲速其亡故假

手童騃使自蹈傾覆耳

晉王將殺劉守光因李小喜瞋目叱守光怒其無

禮先斬之目

守光逆倫傷化罪不容誅然小喜則曽受其恩者既紿故主以私降甚至瞋目叱詈良心澌滅盡矣存勗先正其誅頗為快舉

梁主名李愚為左拾遺時衡王友諒貴重見者皆拜愚獨長揖

目

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士君子出處之正也李愚既自負學行豈宜臣事朱梁既為爵禄所羈受而弗却徒以長揖藩王顯其抗直昧大節而矜細行所謂欲葢彌彰耳

吳朱瑾殺徐知訓以其首示吳王王懼走入内言

我不敢知目

知訓無禮於君凡有心者皆當為鷹鸇之逐朱瑾雖以私嫌擅殺然實為吳除害隆演既據有吳國自當為之主持庶幾跋扈者知所警惕乃懦怯無識諉為不敢與聞致徐温覬覦日深浸成篡竊之禍雖其及身以柔善自全而吳業之衰自彼釀之實行密之罪臣敗子耳

梁劉鄩討朱友謙以其昏姻不即進兵梁主受譖

密令張宗奭酖殺之注

以私姻移諭遷延貽誤軍計正當明正顯戮耳密令行酖何為哉昔子輿氏引庾公之斯之事雖為取友者旁引曲証之端已非正道後世不知謀國者輒沿襲之以為公私交盡何啻失之千里

晉得傳國寶綱

秦璽久經煨燼不足置議向嘗詳論及之至如宋白之說璽當有二如李心傳之說璽更當有三其眞贗又何

從而辨乃晉得之而存勗據為受命之符梁失之而歐陽修特書曰盜竊傳國寶夫存勗躁妄固無足責歐陽修尚稱有識者而亦斤斤於此何耶

晉王存勗欲稱帝張承業請先滅朱氏求唐後立之目

李唐宦寺之惡為從來所未有獨張承業乃心唐室始終不渝洵為錚錚佼佼且其始佐晉王創業欲為昭宗復讐及存勗稱帝則邑邑以殁其志誠亦可憫曾不思

晉王父子雖以忠孝自期方為藩鎮時已不能免於跋扈即存朂與朱温力戰亦自利之心為多迨大業將定豈肯復居人下而欲望其求立唐後復延李宗安可得哉承業葢篤於效忠而絀於料事者正所謂宦寺之見耳

唐主命從官拜梁太祖墓注

莊宗藉始終為唐之名能滅朱梁乃方欲戮屍旋命拜墓顛倒無據若或褫其魄者尚何足觀其後乎

唐郭崇韜忌李嗣源密勸唐主罷其兵權目

崇韜爾時深為莊宗倚任陳謀定策多見信從使果慮嗣源之終為國患則杜漸防微應有剴切之論而徒以私忌後言呫囁豈忠正腹心之臣所宜為哉

唐魏王繼岌殺郭崇韜綱

崇韜之死不由王命繼岌實不能辭過至其不書官爵友益謂病其請立劉后起革謂以其輕犯近習二說皆不得其正崇韜立后之請固為可鄙然不應責於此時

若其不禮宦官更無可罪惟是繼岌都統之命崇韜實請之而佐以西行者雖軍事悉以委付乃於國儲統帥視之蔑如使宵小得乘閒而搆其短則取禍實有由矣且其在蜀也將吏奔走其門寶賂悉充其槖擅權黷貨叢積愆尤而於宗弼之非分干求始則納其賄以陽許繼乃滅其族以自明是則崇韜罪之大者雖殺不以正而死不為枉則書法交貶之也固宜

唐以郭從謙為景州刺史既至遣使族誅之目

春秋以趙盾不討賊則直筆書之嗣源之於從謙抑又甚矣方其入洛陽也軍威甚盛於誅一從謙何有必遲之十月之久始誘而族之乎葢其初固無殺之之心久而審已度世知為清議所不容姑藉此以塞謗耳不然何不直斥其弑逆之罪且先之以寵秩耶胡寅乃疑為畏其衆而難圖惜其不及時以取悅不但不識事機亦實無當於南董之義也

楚許德勲謂吴使楚國舊臣宿將猶在願勿措懷

必俟衆駒爭棧乃可圖注

德勲身為楚臣應正辭以寢吳謀乃為隱語輸情於敵不謂之賣國可乎左氏多採列國使臣詞令此更非失言之咎所可竟其責者

契丹請其將萴刺惕隱於唐唐諸臣以萴刺驍將不可縱唐主欲少副其求乃遣萴骨舍利歸目

契丹休兵數年通使請和其請還虜將若唐審已有可恃不與可也乃首尾顧慮覊留所請驍將欲藉此以杜

邊患而又與他人思少副其求豈知從而激怒寇掠日滋石晉遂憑其勢以移後唐之祚所謂進退無據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矣

唐康澄上疏論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深可畏者六

目

康澄抗疏似是而非所云六可畏即有未盡切當者如以四民遷業為慮而於蟊賊傷稼謂可存而不論則輕重倒置實甚夫年穀不登民食安賴不為撫綏而賑恤

之將有噉野澤而轉溝壑者豈直遷業之患而已哉至以祲沴為不足懼則尤害於理宋王安石之說葢本於此論者徒以其言明快而亟許之亦昧乎立言之本末矣

唐潞王從珂反朱洪實欲固守洛陽徐圖進取康

義誠誣其反唐主不能辨遂斬洪實目

從厚柔懦無能羣小滿朝無足與圖國是當從珂舉兵犯闕義誠輩早蓄異心逝將他適所可稍恃以支持者

惟朱洪實耳雖其固守徐圖之計未必果能濟事而其心皭然不滓從厚所宜知也乃不辨黒白枉殺忠良譬之木將槁而復披其枝葉能無立見傾覆乎

契丹改號遼綱

契丹之改遼與拓跋之稱魏體例無二乃綱目於拓跋書魏契丹則不書遼葢由司馬光以宋臣作通鑑其時不敢稱遼以敵宋綱目遂仍其舊初非别有深文也乃劉友益尹起莘輩拘牽好異謂書魏所以進之書契丹

所以外之抑知史家紀事當以春秋為法春秋前書荆後書楚非例以義起耶即以綱目言之東晉時如慕容之稱燕苻姚之稱秦以至武都河西雖彈丸蕞爾而列國之書法具在何所容其進退者腐儒曲說支離真所云燭籠添骨其明益障烏足與言傳信之筆哉

晉主聞遼將南侵還東京目

匈奴在漢頡利在唐凡與中國搆兵皆書入寇以中土時方一統體例固應如是即宋室運際陵夷然自徽欽

以上共主位號猶存至南渡以後稱臣稱姪惟恐不及若仍書入寇則是以君寇臣以伯叔寇姪為不經矣我國家開創之初當明末造國政日非而未及更姓改物自宜仍以統系予之至順治元年定鼎京師大統已正然明福王猶於江寧僅延一綫故綱目三編所紀並不遽書明亡以絕其祚為福王者使能奮發有為安見不可擬於南宋臨安之局惟是天心既已厭明人事復不能自振長江不守統系於是終絕則福王之所係於明

紀者固不同唐桂二王之竄徙無常及宋末昺昰之流離瘴海此正千古不易之通義也此條目内舊書遼將入寇謬襲漢唐書法不思彼時中國已瓜分瓦解不成正統而石晉得國之本又由於以父事遼及重貴繼立好事者頓以書臣為恥然稱孫之表仍無虛日以是搆禍即問愚騃無識之人以祖寇孫有不听然而笑者哉是當用兩國互伐之文書侵以正其誤且使後之守器者兢兢業業不敢失其統以自取辱殊不失春秋尊王

之本義云

晋因遼回圖使喬榮既而歸之景延廣語榮若來戰有十萬横磨劔足以相待目

晉既藉北朝以興豈能相抗遼於晉有德無怨背之實為不祥且爾時並無良將精兵之可恃而延廣大言不慙徒貽其君以負義之辱小人庸妄誤國顧如是哉

晉以楊光遠難於顯誅陰命李守貞拉殺之以其子承勲為汝州防禦使注

光遠反側無常降又非出其本心留之適以貽患明正其罪誅之不為過當而乃陰遣人殺之其誰欺乎劉友益以晉不能明正其罪例諸李輔國之書盜殺是也至承勲刼父以降與光遠之忘君而叛者罪逆相等乃殺其父而官其子是何懲勸然五季之亂亦無一可與論倫理者矣

遼主問馮道百姓如何救得道為俳語云惟皇帝救得時人善其言注

從古第一無恥者莫如馮道時人善其言不過以其詭辭止殺耳然彼時打草穀者自若何曽為之止暴哉則道之俳語仍屬諂諛之意而時乃韙之豈不大謬

遼主服通天冠絳紗袍登正殿受朝賀目

遼當國勢彊盛時經畧中原所過摧枯拉朽幾於大業可成乃甫入大梁即襲用通天絳紗尋復呼仗閤門赭袍從事捐淳龎而徇浮轝非開創所宜抑且忘本不祥天道厭之宜其未及旋轅遽攖多故也其後金元皆惑

迂生改正易服之説蔑棄舊章亡不旋踵讀史者可不戒諸

漢郭威平李守貞得朝臣藩鎮交通書詞意悖逆皆焚之注

漢時以燒梁獄詞為善處家人骨肉因而撓法庇人者輒引之為口實爾時朝臣交通藩鎮固屬尋常伎倆至詞意已涉悖逆而竟甘心置之不問以為一切保全奸回之徒誰復知所懲創者此非魑魅自消乃日中見斗

耳然彼時事勢亦無足責備矣

漢朝貴會飲相詆有隙漢主使王峻置酒和解之

不能得注

宰相令僕會飲沈湎已乖政體而使氣讙呶武臣矜鎗劍徼長丈士詡毛錐薄技甚至醜語詬詈鋒刃幾加儀檢蕩然矣隱帝不能詰治復令釋和於杯酒之間紀綱陵替若此安得不亡

漢王章尤不喜文臣目

向之矜毛錐者非王章乎此又謂之不喜文臣甚矣記載家之鮮實也

漢劉崇欲起兵聞迎立湘陰公而止李驤説崇疾

據孟津崇怒斬之目

贇雖迎立而大位未踐成否尚未可知李驤請據孟津實為河東自全上策且於湘陰繼統亦無所損劉崇乃以其子將為帝遽有侈心視忠言如枘鑿輕加戮害卒之宋州難作北漢繼業未終欹器滿覆之戒不其然乎

楚彭師暠初事馬希廣為希蕚所黜希崇因使囚希蕚於衡山師暠奉事逾謹立為衡山王目

希蕚弑希廣而自立實為楚之亂臣師暠素事希廣當以故君為重則希蕚乃其仇也方其大呼請死時勁氣凜然頗似明於不二之義者既不能殺賊雪憤且奉為主而謹事之何其厚於蕚而薄於廣也

周主欲自將禦漢兵馮道固爭之目

馮道歷事四姓浮沉取容未聞有所建白忽於周主自

将一節嘵嘵不休既非致主之忠又無料敵之智而激切盡言頗似強直此非沽直名以救末路葢彼天性畏事即使北漢至而周祚移彼又将從北漢而保禄位周之成敗固非所介於懐也

周趙匡胤率兵禦遼次陳橋驛将士謀奉為天子

趙匡義趙普部分待旦因入帳白之目

陳橋兵變論者疑宋祖實與其謀葢彼時匡義以手足之親趙普以心腹之寄毅然部分復入帳中密白使非

徼竊宋祖隱徼豈至若此且其受命而出因變而返遽行禪代絶無愧辭更足啓後人訾議雖當時朝不易位市不易肆其後布武修文撥亂反正而其得國之不以道又豈能曲為原諒哉

宋以吳廷祚父名璋避平章特加同三品注

平章既為國家官階豈有因臣子私諱而改之之理且璋與章亦無涉宋主此為盍徇名而不知義矣

宋罷侍衛指揮使石守信等典禁兵綱

讀史者率以宋祖杯酒釋兵權為不動聲色而措天下之安此鄙見也守信數人若果不可制豈數言委曲規諷所能罷其典兵者彼時宋主英勇固出數人之上操縱由己消患未然守信諸人方承命之不暇又何敢有異議乎史家無卓識徒於杯酒詭辭處炫奇以為秘計神謀而不於宋主英斷勇為處著眼而後世遂以是為妙策獨出吁可笑矣

五星聚奎綱

五星聚奎為宋朝首瑞曾不數月即有日食之變天意果何屬耶好諛者詡祥而諱災矯情者稱災而却祥雖覺五十步之勝其於敬天勤民之本葢亦失之遠矣

北漢主鈞嘗謂養子繼恩曰軟恐不能了我家事

目

繼恩繼元皆非劉氏子北漢主既知其不能了事則當早定大計且繼文故漢祖嫡孫久留遼境使迎還立之或可延一綫於將墜後此張昭敏實能見及之豈其時

迎之於遼有所不能耶付託失人致釀成禍釁隕覆其宗劉鈞不能辭其責矣

宋主與諸藩鎮宴酒酣從容諷以乞歸明日皆罷

鎮目

藝祖平時嘗言帝王自有天命且笑周世宗殺方面大耳之非居然豁達大度者乃芥蔕未忘疑黃袍之復加恐劇鎮之難制且不以正道消禍於未然徒以杯酒詭辭釋兵權罷藩鎮豈篤於信天而明於為政者耶

宋劉温叟過明德門值宋主方登樓令傳呼依常而過因請對言人主非時登樓下必希望恩賞

注

登樓遠眺於政體何害希恩望賞人之常情亦不待登樓而後生也温叟傳呼徑過時葢未知宋祖在樓既覺而懼蹈非禮之愆故矯辭以對且欲獵取直名妄亦甚矣

宋

太祖

江南主遣徐鉉求緩師帝言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目

五季國鎮割據域内幾如瓜剖豆分宋太祖有混一海宇之志南唐不能如吳越納土以保其宗祀而又庸暗寡識不早為備其敗亡固有以自取宋祖不容鼾睡之語其豁達大度竟有與漢高並駕齊驅之概

帝言我為天下守財豈可妄用目

節用愛民人君治平要道無過於是至云為天下守財何其見之小哉此與俗所謂看財奴何以異乎無識者或以為格言然二典三謨中又豈聞有此等語句耶

太宗

帝命徐鉉撰李煜神道碑鉉請存故主之義注

徐鉉不能盡忠於亡國之時乃欲守節於故主之歿後以虛言為報亦復何益無知者或以為可矜有識者更鄙其無賴耳

德昭從征幽州軍中有謀立之者及還德昭請行

太原之賞帝怒言待汝自為未晚德昭自殺曰

軍中謀立德昭並無形迹可指或讒人搆釁揣測猜嫌

而為之亦未可定太宗遽責以待汝自為則德昭雖欲

不死而不能可知太宗傳子私念不待趙普贊成而早

定於胸中矣抱哭追封固無解於渝盟之過所謂欲蓋

彌彰耳

趙普諷李符奏秦王廷美怨望降封涪陵縣公房

州安置目

廷美之得罪皆成於趙普其始因多遜之毀請備樞軸察姦變以自捄不過患失之一念繼乃搆成寃獄坐以大逆止圖報復多遜夙嫌而於廷美毫無顧忌老奸伎倆日甚一日至諷李符上言必欲置廷美於死而後已則天良澌滅盡矣普嘗自負讀論語鄙夫無所不至之句豈未經見乎

李繼遷請降以為銀州觀察使綱

趙普前此輕信李繼捧縱其復歸夏州已為失策茲復輕信李繼遷受其偽降坐稽天討以留世世邊患葢姑息偷安實為宋代之失而養癰貽害始謀不臧則自是役貽之

以王繼恩討蜀寇功命別立宣政使以授之目

内侍領兵仍唐弊政其後童貫梁師成之擅權實由此開其端太宗雖不與宣徽之除而命之領兵已屬乖舛作法於涼不能辭詒謀不善之責矣

李昌言為川峽都部署或奏其有反相詔追止之

罷知鳳翔日

既任以領兵之責必平日悉其為人豈有以反相一語之讒而罷其事者此較之漢光武信讖更為不及矣

真宗

帝幸澶州命王旦還京留守旦請宣寇準至因奏

十日不捷何以處之帝言立太子日

王旦待寇準數語不過祖國有君矣之說耳然君父在

外大敵在前即以凶語致啓其心實不可問即有此心以為為國大計毋寧俟實有其事而行之亦自不待致問也

契丹請和寇凖許其成目

澶州告急都邑震驚庸懦者束手倉皇奸狡者議遷楚蜀安危之機懸於呼吸寇凖處以静鎮而羣心安力賛親征而敵氣懾不勞亡矢遺鏃而轉旋於俄頃之間可謂功在社稷矣論者或惜其不决戰於士卒懽呼之際

以定厥功而杜後患乃迂儒侈口快談而未達於時勢不知欲和之意早定於真宗準亦不宜違君命而邀已功且契丹傾國而來志不在小雖撻覽戰殁少挫其鋒而精鋭薄城亦未易輕敵若必邀其獻地稱臣激極生變成敗尚未可知則適可而止亦不得謂之坐失事會也

朱能詐為天書寇準上之於朝由是得名用目

準於欽若判若冰炭何獨於乾祐天書之事效其所為

葢一以圖己之進用一以喜朱能素相比附雖墮其術而不顧可見門戶之為害甚於陷穽一溺其中即欲自拔亦不可得矣

帝得風疾寇準密請太子監國已而被酒漏言丁謂譖準罷政目

寇準密贊大計自當慎之又慎東宫監國事出非常止宜詒自朝廷豈可由羣臣陳請準因周懷政之告而始有此議又預令人草表已屬害成况復被酒漏言尤為

粗疎無術其遭讒去位不得謂非自取也至真宗以國家大事謀及宦官幾至釀成禍亂亦豈得辭始事不臧之咎哉

仁宗

太后欲誅丁謂馮拯進救稍解降謂太子少保曰丁謂當仁宗初立恃有垂簾之事交通內侍植黨擅權幾於弁髦朝紀其罪惡較前更著幸而莊獻察其奸欺即明正其誅復何足惜馮拯力為營捄所謂生平嚴正

者安在至云恐駭天下耳目尤為謬戾謂之罪世所共知誠能誅之天下必聞新政而稱快何駭人聽覩之有且拯已自稱莫敢辨虛實則平日之委蛇旅進亦可概見矣

葬永定陵以天書殉綱

史臣以天書殉葬為是續綱目發明則以為非且謂當辨其偽焚其書誅其人夫天書妄誕本不足信事後止宜置之不論不議而已舉而投畀炎火且又追戮奸邪

豈非彰真宗之過於殂落之後而究無補於政化之得失哉

京師大雨氷溢宰執晨朝未入有旨放朝王曾亟請入見同列愧服目

曾之解鼓妖之惑辨河決之訛雖云持以鎮靜而流言息人心安然以理論之此立朝之人盡所宜知初不必待識力過人者而後辦此也至聞水作放朝堅執不退并請見陳謨則當時君若臣之度量亦大半可見矣

帝率百官上太后壽於會寧殿范仲淹上疏諫既而又疏請太后還政目

同御大安受朝揆之於禮誠不合仲淹論之是也疏請還政尤能持大義而攄忠直可謂不負所學至以率百官上壽會寧為虧君體損主威所言殊為矯枉過正天子合天下以隆尊養躬率羣臣東朝拜舞正所以備儀教孝為世法程又何同列北面之嫌乎

程琳獻武后臨朝圖劉太后擲之於地目

莊獻不嘗問魯宗道以武后何如主乎且欲立劉氏七廟被天子衮冕皆何為者至進外家任官者猶其過之小者耳獨於程琳之獻圖乃擲地詬之豈真乃心宋室葢亦知彼時勢尚有不能而已史臣遂有過譽之談葢必出於曾受其恩者之口

呂夷簡以郭后言罷相於是深憾后思傾之目夷簡本非正人但廢后一事不得歸罪於彼以為修報復也試問后而批及帝為有罪為無罪耶使無其事夷

簡用計傾之則不容誅矣其詳見於廢后事

郭皇后與尚楊二美人忿爭后於帝前批尚氏頰誤批帝頸帝因與閻文應呂夷簡謀下詔廢后

目

妻之於夫亦猶臣之於君子之於父耳妻批夫而無罪則臣批君子批父亦可不罪乎仁宗之失在於寵二美人使之與后忿爭既爭而相鬬又失之自起相救耳然既已批及帝頸則罪在后矣即誤亦不可而況宫閫之

秘所云誤者出諸誰口然則臣之於君子之於父又可誤批乎仁宗不能明正大義抵之以罪而顧謀之宦官謀之執政以至議論紛然道輔仲淹反以黜而得名所為不益可笑哉

范仲淹欲招納趙元昊自為書諭之會任福敗於好水川元昊復書不遜仲淹坐擅通書貶官目西夏之役韓琦主攻戰而范仲淹主和守議者徒見好水川之敗遂多咎琦而韙仲淹者不知任福不遵琦節

制其致敗非琦所能逆料而仲淹之和終亦奚能成哉徒以通書獲罪貽笑外敵而無補於中國葢庸懦之流畏事惡勞一聞戰則咋舌蹙額若恐矢石之及已而一聞和則以為保全生靈為國遠謀彼其於國家之安危榮辱固未嘗計及也如是之人而可與之策攻戰和守之議哉

富弼接伴契丹使蕭特末特末忿以國情告弼帝擇報聘者吕夷簡不悦弼因薦之目

弼為接伴使能令特末瞿然起敬且盡得其隠情小試之而已效報聘之選誠無出其右者夷簡之薦為得人於國事自有裨益史稱夷簡不悦弼因薦之而歐陽修為之乞留是徒以弼之夷險為要而置使命之得人與否於不論豈真忠於國家之見哉

富弼至契丹議增幣拒稱獻納二字契丹遣使與

弼偕來帝用晏殊議以納字許之目

貢獻義同納亦貢獻之謂富弼爭執再三稍有丈夫氣

而其時宰相畏懦務為苟安仁宗又急圖了事遂至名實俱虧積弱之勢既成益見其㦕㦕不振誠可笑耳

時議者欲以金繒啖契丹使攻趙元昊因命賈昌朝往昌朝力辭使命且上疏注

昌朝力辭使命視猶之奉使遄行賢不肖相去不可以道里計即其所陳諸弊亦不過藉紙上空談以飾其規避之迹仁宗乃嘉予之所為與呂后對冒頓同軌史臣方稱其美德吁可怪哉

顏秀等夜入禁中為亂皇后閉閤止帝出趣名王守忠入衛所遣宦寺后親剪其髮言以是徵賞

目

觀此所載仁宗曾一后之不如直是無丈夫氣但所云剪髮徵賞豈能盡識其人黠者將自剪髮以邀功且不數月而以張美人為有扈蹕功更謂賊本起皇后閤以前後相形而論則紀事之不實多誣概可知矣

范仲淹知杭州值歲饑日出宴湖山縱民競渡諭

寺僧造殿宇又新廨倉吏舍注

興造以贍貧民寓賑於工實可補周官荒政所未及至遊宴湖山使游民有所仰食雖亦分有餘以濟不足然時當饑饉閭閻升斗維艱又復飲食嬉遊以耗糓則市糴益将騰踴且仲淹稱先憂後樂者日對鳩形鵠面之人而燕娛自適亦何以為情不若富弼之賑恤青州良法可循也

劉沆充温成后園陵監護使既葬賜后閤中金器

力辭而為其子請試學士院目

劉沆以會葬得授平章論者譏之乃載其力辭賜金事然辭賞而為其子求官所望不更奢乎是亦壟斷賤丈夫而已且仁宗獨未聞賜錢而不與郎官之事乎

帝問置相於王素素言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帝因獨舉富弼目

宦官宮妾不知姓名之語從來傳為美談而不知實非也即如司馬光婦人女子無不知之豈宦官宮妾獨不

知乎豈亦因其知之而不可用乎用人為人主馭世大權不但宦官宮妾不可操其權而已也且彼時獨一甯弼為若輩所不知則在朝者將盡為若輩所知者矣獨一甯弼其如三公九列何而一時君臣方侈然自詡為盛事不亦大可笑乎

帝御大慶殿受朝暴感風眩文彦博等啓醮於大慶殿因赦死罪以下目

文彦博等此為直以三尺童視仁宗矣仁宗暴感風眩

非不起之疵彦博何不學樊噲排闥請見諸事請旨而行乃公然赦死罪豈非專擅至啓醮殿廷益屬不經而史方謂京師業業頼彦博等以安誠阿其所好不識大體之言且京師之業業未必非彦博等之張大其事有以啓之而仁宗愈後亦置之不問可謂柔懦不飭君綱者矣

范鎮疏請拔近屬賢者優其禮秩而試以政事章

十九上乃罷知諫院目

建儲得失前已詳論之仁宗是時春秋尚富未有皇嗣

鎮必欲援立近屬其意何居且前後章十九上甚至君

臣對泣戍何景象又復移書執政言天象示變必有急

兵造為誕妄之語以熒惑人心尤為狂謬然其所以致

此者亦仁宗不整乾綱有以啓之耳

遣胡宿奉御容如契丹契丹主瞻視驚肅再拜言

我生中國不過與執鞭持蓋一都虞侯目

彼時宋方畏契丹增歲幣其政畧兵威有何令契丹可

懼虜而契丹主見像驚拜有都虞候之嘆耶此不過宋
臣自詡之言無足信益可鄙耳

詔立宗實為皇子宗實固辭司馬光言皇子辭不
貲之富目
辭不貲之富所見何淺司馬光此言失之甚矣然則贊
宗實得不貲之富者又為何等人乎

英宗
高后為太后姊子少育宮中既長婚於濮邸至是

冊為皇后目

爾時所謂諸正人者不嘗斥賈昌朝交通女謁乎而此所立皇后高氏之母固曹太后之姊也為交通為不交通且力贊濮王子入繼又何以對昌朝哉

詔議尊禮濮王司馬光言為人後者不得顧私親王珪言宜稱皇伯歐陽修引大記謂服可降名

不可没目

英宗崇奉濮王事由韓琦等申請且所議並非加尊帝

號更無嫌疑陵僭之虞必執為人後者不得復顧私親以相辨折既與大記所云不合使濮王尚在又將何以處之乎且以本生之親改稱伯父固非所安而加皇於伯名亦不正王珪司馬光之説並無經傳可據徒以強詞爭執自不若歐陽修援引禮經之為得也

韓琦富弼同相中書於樞密非得旨合議琦未嘗詢弼弼頗不懌目

琦弼皆時所稱公忠體國之人同在政府氣味何至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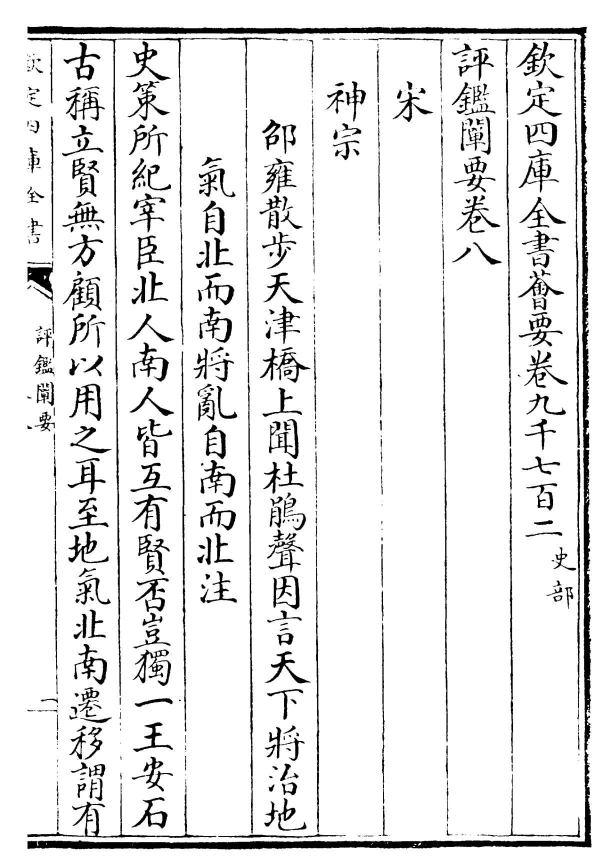
池於事正宜和衷共濟乃琦既不相諧詢未免自專殆
竟見於辭色度量亦狹任私意而忘大義公忠體國之
人固如是乎
文彦博入覲帝言朕立卿之功乃改判永興遂名
為樞密使目
旁支入承大統本無德怨可言若必沾沾挾援立私恩
曲行酬報自處已為不廣英宗以富弼嘗有建儲之語
亟予遷官又以文彦博向曾推立深加眷念而蔡襄則

以疑似小嫌一麾出守豈示天下為公之量邪則向之稱疾固辭實非本意矣

范鎮草韓琦批荅引周公不之魯為辭帝遂罷鎮

或謂歐陽修因鎮忤濮議為帝言鎮以孺子待陛下目并注

范鎮引伊周以況琦固屬過譽然謂即以孺子待其君則歐陽修挾濮議微嫌有心排擠耳



評鑑闡要卷八

宋

神宗

邵雍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因言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注

史策所紀宰臣北人南人皆互有賢否豈獨一王安石

古稱立賢無方顧所以用之耳至地氣北南遷移謂有

闗治亂尤不足信果如所云未聞郅治之世南方皆堅冰沍寒也葢地氣視人氣之盛衰是時洛陽生聚蕃滋人氣極盛故地氣因之而變花木禽鳥亦隨地而異即如深山窮谷氣每先寒通邑大都候常多燠此可為徵矣若夫禽鳥得氣之先不過如鳩鵲呼鳴預占來日晴雨安能於數年之久明示前知乎雍精於術數或假杜鵑以寓言然術雖精而理實乖矣

滕元發對上言君子無黨注

滕元發此言簡而中理勝歐陽修朋黨論遠矣

韓琦疏論青苗法帝諭罷之趙抃請俟安石出安

石抗章自辯帝為巽辭謝曰

安石抗章神宗巽謝成何政體即安石果正人猶尚不可而況不正乎嘗謂神宗之信安石有若病狂此亦宋室治亂安危之所關有非人力之所能為者至趙抃素稱骨鯁寧不知新法病民何未聞出一言以救正及神宗因韓琦奏諭罷青苗機有可乘抃仍請俟安石之出

是誠何心迨後悔恨求去所謂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議者以更戍法兵將不相識緩急不可恃乃部分

諸路將兵總隷禁旅既而分置將副目

宋祖親歷行閒習見五季積弊開國之初即定為更戍法使習勤苦均勞佚將不擅專而兵無驕惰立制最善乃無端盡改舊章分置諸將糜廩禄而長恬嬉毫無禆於實用神宗專事更張而不計可否名曰整軍政而實日益廢弛甚可笑也

帝問政令得失蘇軾對以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鋭

目

求治太急進人太鋭深切神宗之病至於聽言太廣之論尚有未中肯綮處葢神宗之失不在聽之廣而在廣而不得要領熈寧之政惟以信任論言不能衷之輿論正患聽言之未盡其道耳廣諮博訪豈足為累乎

注

王安石與程顥語王雱因首跣足擕婦人冠以出

安石雱父子濟惡固君子之所棄然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見其父於對客之時此或出於惡皆歸之之口未免已甚且安石乃偽為名高之人亦豈肯容其子如是哉

四月朔日當食帝自三月即避殿減膳及是雲陰不見王安石進賀言聖德所感目

日食推測可知然自屬天變敬謹修政可也避殿減膳乃至一月得毋沽名過甚至以陰雲不見為德所感而

君臣相賀葢可鄙矣

河溢夏津帝以調夫壊産欲聽所趨王安石言昨

修二股費至少而田皆出因置濬河司用鐵龍

爪濬川杷法目并注

神宗恤調夫之壊産而不顧河決之占地狃於小而忽於大可謂惠而不知為政安石持議濬河意非不善乃以費少利倍為辭絶不計及民生利病則乖立言之體矣至鐵爪木杷諸法人皆知不可用安石必主其説而

力行之蓋好奇而愎不恤人言孟子所謂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而已向陳世偕曾以混江龍之法入告欲以疏雲梯關以下黄河之淤知其不可故不用也

帝言古者什一而税王安石謂古非特什一又三司增吏禄皆謂禄厚則人知自重目

什一而税方册可徵而謂古非特什一是知聚斂之臣必恃覆邦之利口遂巧説以亂經而無所忌憚至剝民財以增吏禄欲使人知自重可以省刑尤為謬見不思

墨吏之所以病民者以其貪得無厭也即加之祿其貪猶是及其既犯而繩之以法庶幾懲一儆百乃豫竭萬姓之膏以充百司之橐何異畏猛虎之噬人而先剜肉以喂之乎

遼女真部節度使烏古廼卒綱

金源肇起東方與本朝滿洲之地同一疆域如完顏為金國族至今隸我旗籍而今之傅察氏即金蒲察轉音此其明證也間考史册所載金語與今國語類多脗合

苐音譯傳訛遂至岐舛而元人所著金國語解一篇又多臆度失真如勃極烈即今貝勒為管理衆人之稱乃解為猶漢云冢宰附會無當至猛安音近今明安明安千也與千夫長相協謀克之為百夫長義實難通或即今語穆昆為族長之轉猶可比合若以按出虎為金與國語愛新迥不相類而金國語解復有金曰按春之文則又與今耳墜語同亦與金無涉不知何以踳謬若此葢金朝所製女真大小字未經流傳中外而又未經譯以

漢字其後裔式微遂無從考證不及我朝國書審音辨字之精詳足為同文準的耳夫各國各有其語各有其字我滿洲與蒙古一字一音即盡其一字一音之義從無一音而有兩字以至數字惟漢字則一音有多至數字者於是以漢字譯清字者得以意為愛憎每取惡字以示見貶不但於異國異字用之即於同一漢文頗有用是為抑揚者矣此倉頡造字所以有鬼夜哭之語也然漢自漢而清自清以漢譯清原非本文庸何傷乎若

求其音之正則必當用今之三合音字庶為不失本來而三合音字非人所能盡曉玆因批閱通鑑輯覽思金史成於漢人之手於音譯既未諳習且復任情毀譽動輒以醜字肆其詆訾如烏珠之必書以兀朮之類不可枚舉而貝勒或訛為勃極烈或訛為孛堇實可鄙笑我國家中外一統治洽同文不忍金朝之人名官族為庸陋者流傳所誤因命廷臣悉按國語改正其舊名仍注於下以資參考使讀史者心目豁然不為前人謬妄所

惑特於初見處發其大凡如此

蔡確自諫院為条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目

蔡確劾罷他人而即居其位以鷙賊之性濟其覬覦之私視禦人而奪之貨罪又甚焉確小人之尤固無足深責乃神宗每於其論劾即去其人而以其位授之一之為甚乃至再三不亦憒乎

李憲乞再舉伐夏帝言唐平淮蔡惟裴度謀議與

主同今不出公卿而出於閹寺注

西夏之罪浮於淮蔡廷臣乃無一人效裴度贊成謀畫者且謂諸將非有光顔愬比其憚於行師阻撓不遺餘力宜神宗有不出公卿而出於閹寺之誚也公卿既無足與謀轉以閹寺能盡心而任之國事未有不日壞者明崇禎之亡國正復坐此然其時之公卿亦足見無一有人心者矣

帝有疾詔立太子煦太后陰勅中人梁惟簡妻製

十歲兒黃袍密為踐阼備目

中人内侍安得有妻且十歲兒袍宫中豈不能製史家不過欲頌太后撫幼帝之美而不覺其言之過甚而謬矣

哲宗

徐積事親孝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避而不踐目

嘗讀宋史至徐積傳而歎史筆非難史識尤難夫以父

名石而子不踐石為孝則公子地之子當舟居而不履地乎且大孝莫如舜不聞其見瞽目者輒拜而積乃以不用石器與避不踐石稱豈非累積之大者乎觀其讀孝經輒淚落不止雪夜伏墓側悲慟嘔血乃本於天性之自然彼遇石而怵然傷心雖亦出於至性而作史者於不合經常之行則當從刪向曽為文以正其失兹特舉示之使天下知史筆非難史識為難耳

呂公著當國羣賢在朝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

朔黨之語目

從來黨援門戶之習率由君子小人互相攻訐如薰蕕冰炭氣味自爾差池未聞正人同處亦彼此分標樹幟者若洛蜀諸黨實可異焉其始不過小有爭執積不能平漸至歧異揆之聖人和同羣黨之說均未有當也余嘗作究轉曲論同室操戈之非有云顧厨清流禍自取程蘇何事相爾汝不能不為諸君子致詰耳

帝御文德殿册立皇后孟氏太皇太后語帝斯人

賢淑惜其福薄耳

史家紀宣仁之言以為孟后前後廢立及隆祐播遷張本夫異日之事宣仁非有神術先知何以識其然哉且宣仁若果先識其然則世家女百餘人中豈無一福德兼全者而必用此福薄之人以成異日之禍何為哉

大臣奏事但取決於太后帝有言或無對者惟蘇頌奏后已必再禀帝注

諸臣奏事皆取決太后帝有言或無對者惟蘇頌一人

為帝所重則司馬光呂公著諸臣皆有不得辭其咎者
而異日親政大反所為馴致於亂哲宗固失德然其所
以致是者亦有由來矣

太皇太后因呂大防等問疾言公等宜早退目
以宣仁之賢意其彌留之際必深囑大臣公忠體國以
輔少主即慮哲宗他日之蔑棄老成更張新政則當并
名哲宗面諭之以防微杜漸之道克全令名斯為合理
乃對諸臣丁寧嗚咽勸以宜早引退是全為私絶不類

其平日之所行矣諸臣非不明大義者尚何忍洩之於人傳之於後且隱然啓人以阿附之嫌哉是葢出於史家傅會之説不可信也

章惇使林希典書誥逞毒於元祐諸臣且許為執政希遂極其醜詆目

黜陟褒貶權出自上宣達意旨本不煩緣飾多辭唐宋儒臣草制或溢美以市諛或醜詆以洩忿或且公受餽遺謂之潤筆䙝王言而辱國體莫此為甚相習成風恬

不為怪如林希之肆行誣詆敢於陰斥宣仁則又小人無忌憚之尤要之所以致此則當時為人君者豈能辭其責哉

帝聞有夏寇笑言深入吾境不過十日勝不過一二砦須去已而果破金明引退目

當疆埸有警之日運籌早定原無事張皇夏人大舉入寇素未聞備禦之謀則臨事豈宜漫無籌畫哲宗乃泰然談笑自如轉以覘敵退兵自伐幾先之哲而史家亦

若有窽辭夫金明淪陷所失實多寇警幸平國威已損亦何足取乎

呂大防徙安州帝語其兄大忠言執政欲遷諸嶺南朕令處安陸大防樸直二三年可復見目哲宗稱大防樸直似為知人何妨即行黜陟而必語其所親如臣下委曲私致意者然不大可笑乎

置看詳訴理局綱

元祐初置訴理所凡神宗朝得罪者悉皆超雪未幾而

置看詳局復翻舊案株逮幾及千家倏忽之間波瀾反覆固羣小搆陷所致亦由諸正人迫不及待當宣仁聽政時急反熈豐之政使奸徒得以藉口若稍知審顧一切白之哲宗而後行或俟親政後次第申理則小人何所騰其簧鼓至崇寧即位彼此效尤滋甚黨禍遂成一時清流幾盡小人固不足論而所謂君子者毋亦思怨太分明其致禍不亦宜哉

徽宗

魏漢津獻樂議用夏禹以身為度之文取帝指三節三寸為度定黄鍾律目

吹竹絫黍自伶倫肇律以來未之有改漢津庸妄誤解夏禹以身為度之文輒用帝指寸節短長裁為律管夫人之身體短長不齊將易一帝即易一律乎一時君若臣無能辨其誕謬方詡鑄鼎制樂寔過古人多見其不知量也

九鼎成奉安於九成宫鼎各一殿帝行酌獻禮至

北方寶鼎忽破或言北方亂兆目并注

在德不在鼎今古不刊之論即禹鼎果傳於後亦不過一尋常古器耳秦皇使人没水求之已為愚陋徽宗乃自行鑄造設立多名益荒誕不經矣至酌獻時寶鼎忽破或鍊治不良所致若竟以為北方亂兆則不免附會可笑試思妄作之器何所關係而鄭重視之乃爾耶

陳禾奏劾童貫黄經臣罪帝起禾引帝衣衣裾落

内侍請易衣帝言留以旌直臣目

折檻牽裾紀載家共傳為美談夫檻不治猶可也衣無裾其何以服御且既知旌直則何不去奸況不旋踵而禾乃以狂妄貶謫則此舉之矯飾無味更不待言

金人來聘綱

是時宋政雖衰國體未損書法於來聘諸例自當仍從續綱目原文至靖康以後稱姪稱臣幾與石晉事遼無異既自失其一統之尊豈可復拘內外之説則宋在所應貶改書正所以深戒建中立極者慎毋失其統也

京師茶肆有大犬蹲榻旁近視之則為龍兵士取而食之大雨七日始止目

龍本神物變化屈伸往來皆得自由若為犬而溷於市肆至人將取食尚不能騰拏而去所謂昭昭之靈安在既已非龍又安能為害水潦之災或會逢其適耳此與洛陽黑眚及女子生髭皆不足盡信夫以徽宗昏亂即無災異亦必亡國作史者因宋運日替遂據一時訛言以為五行災異之徵亦好竒而不知失之誣矣

時欲會金攻遼鄭居中以為造釁非計蔡京言上

厭輸遼歲幣注

禦邊而謀及歲幣已屬操縱由人無能可恥但遼宋自澶淵講好以後歲幣交納百有餘年未聞以五十萬之多國用遂形匱乏而燕事既起科斂繁興計口出筭之六千二百萬免夫錢之一千七百萬與五十萬孰多孰少乎又況遼幣雖廢金幣旋加所為五十萬者仍在復益以代稅一百萬緡厭多費而費轉多是失筭之中更

為失筭而危亡之患即因之以興爾時君若臣尚自詡為得計誠可笑抑亦可憐矣

始遼使至宋率迂其程宴犒不侈及是金使自燕七日至都張宴又盛設以誇富盛金人益生心

注

守國自有正道不在迂程與示儉也況金與宋是時釁端已成即盡以待遼使之法待金亦不能消弭後患且宋稱會兵圖燕宋何嘗致兵力而欲坐享金人所得之

燕金豈肯乎遼國既亡宋實自取唇亡齒寒之禍其事勢更不待卜之異日且金人即生心亦生心於宋之江山社稷錦綉金玉固在其中矣史家乃以使至之速張宴之侈為受病根由所見怯而且迂誠可笑也

金人南下宇文虛中言今日宜先降詔罪已帝即

命草詔

平時不能持盈保泰及國步已危而欲以虛言感動天下於事何濟唐時奉天之詔聞者感泣亦未免史家右

陸贄之言宋則積衰既久如癃疽之瘍業已大潰而欲望刀圭一酌收效須臾固必不可得之勢也

欽宗

宰執請帝幸襄鄧李綱力持堅守都城之議帝問誰可將者綱以白時中李邦彥對曰

汴都戒嚴白時中輩皆欲委棄而去獨李綱力主堅守之說持義頗正及欽宗以命將為問綱意中豈無一二禦侮之材可以陳薦者且目擊君父之難亦何妨慷慨

請行乃漫以時中邦彦為對綱寧不知二人之庸懦無能尚欲冀其盡職葢由心嫉二人故不覺欲置之死地以觀其僨事然時危論將不宜復叅平日好惡之私綱固純臣此則不能免責備之議矣

种師道薦尹焞德行名至京師賜號和靖處士遣還

目

於時外事方棘社稷危在旦夕宋室君臣不此之務而高談徵隱之舉即果用尹焞亦何能救其播遷耶

帝如金營請和金人言欲别立宋君去帝號何㮚

喜和議成既歸都堂作會飲酒談笑終日目

何㮚請率衆巷戰似知徇國之義者及從君出降親聞

金將議欲另立宋主仍去帝號不能痛哭陳請以死力

爭乃轉喜和議之成歸至都堂會飲談笑若有所慶幸

者具如此肺腸之人而以為執政雖欲不亡得乎

康王自相州帥兵萬人進次大名宗澤請急入援

汪伯彦難之因移軍東平目

康王聞君父之難亟宜投袂入援而乃聽信奸言濡遲不進坐視家國淪亡此與梁湘東王不援臺城何異宜乎南渡以後忍恥事讐貽譏後世也獨是康王出質金軍時當斡里布詰責而不為動似乎尚足有為何一旦恇怯至此豈前事云云固當日史官溢美之辭不足盡信耶抑直一庸人遇大事懵然不能出一言史遂謂之不為動耶

京城巡檢范瓊逼上皇及后妃太子宗戚如金軍

綱

續綱目於此條作金刼上皇及后妃太子宗戚至其軍云云意在貶金不知金初未臣服於宋因宋人渝盟生釁遂至兵連迨汴城既破欽宗具表請降則遷其族屬乃伐國之常事於金固無可責而范瓊身為宋臣不能捍衛捐軀乃仰承金將意指陵逼其帝后猝就犢車舉族倉皇同為俘虜則瓊之為亂臣賊子實春秋所必誅舊時書法無當於予奪大義因改書之以正續綱目之

失且示斧鉞之嚴為萬世昭公道云

張邦昌僭位呂好問言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

內此殆天意盍亟還政目

王時雍等擁戴邦昌已甘心為僭竊之臣好問小黠乃首發康王正位之議且止金人之留兵通濟州之聲問得以漸杜奸謀其功固為可錄但當議立邦昌時不聞好問畧為爭執而權門下省之拜又受其偽署而不辭則知後之所為非始終忠於宋蓋覘知人心未厭宋故

為急轉之機以避禍邀名所謂小人之尤耳

高宗

帝問宰執何以處張邦昌黄潛善等言邦昌今已

自歸惟陛下所處因封同安郡王目

邦昌人臣稱帝僭逆顯然雖已畏禍自歸豈得原情廢法乃潛善輩心存左袒竟以金人所脅曲為解釋而高宗亦復以異時金人有辭為懼非惟不聲罪加誅轉位以三公尊之王爵刑賞倒置皆由怯懦而成以致頹岐

論奏公然請視金人所喜惡以為黜陟高宗不過以己躬諷諭而不能示之顯罰其衆亹苟安無振作有為之意已可概見矣

李綱論張邦昌僭逆及偽命臣僚帝頗感動責授邦昌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目

邦昌叛宋之罪高宗寧獨不知乃聞李綱討賊之説猶必歷詢宰執豈真以其罪狀尚有可疑蓋其始高宗未嘗不慮邦昌挾可據之勢將不利於已故當其遣使奉

迎時尚論宗澤按甲觀變及邦昌身自勸進大位遂不勞而定高宗非惟不較其僭逆之蹟且陰德其擁戴之功則其終從寬放特因李綱執持大義知公論所在不得已而行之耳他日邦昌既誅旋即官其親屬雖欲藉以悦金而其隱曲亦從可見甚可鄙也

時宗澤上疏請還京奏至適聞信王榛有渡河入汴之謀帝乃降詔擇日還京目

前儒謂高宗非不知和議之不可恃恐二帝果還於已

有不利耳此言實洞見其肺腑觀李綱宗澤等屢請還京言之懇切而卒不見聽及一聞信王入汴即有擇日還京之詔於仇讐則甘心避之於兄弟則投袂爭之其忌刻出於天性乃知前論固不為過當也

帝言黃潛善作左相汪伯彥作右相何患國事不濟

目

高宗信任汪黃幾如宣和之寵用京黼惟時可求劉豫相繼叛降李成劉忠共起為盜而河北山東諸郡縣多

入於金皆事之顯而易見者乃因二人朦蔽置若罔聞聽其擅權恣橫方自詡命相得人冀資左右輔弼之益惛瞀若此豈復可望其有恢復中原之志哉

帝下詔罪已赦死罪以下惟李綱不赦葢用黄潛善計罪綱以謝金目

李綱既退未聞金人因而罷兵則罪綱以謝金之說謬妄已可概見況前此顏岐論奏高宗曾斥其非乃因潛善欲排異已遂從其說使綱不得與於赦令何其自相

矛盾耶

時久雨恒陰趙鼎上疏言王安石猶配享神宗而

蔡京之黨未除時政之闕莫大於此目

王安石蔡京變法流毒固宋室致病之由但至髙宗南渡以後宋之宗社朝不保暮其先務自當以講求軍事為急趙鼎乃謂時政之闕莫大於安石之配享未罷蔡京之黨未除實迂緩而不切於事即如其言悉舉而廓清之又豈遽能靖外患而維國本乎鼎固南宋名臣而

此疏實不免書生膚末之見抑仍門戶排斥之私耳

韓世忠屯軍焦山設伏金山龍王廟合擊烏珠烏

珠紅袍玉帶振策以馳既墜復跳而免目

金山屹峙江心何能馳騎且烏珠是時志在濟江豈肯

行次中流舍舟以臨險地致有疑當日金山與南岸相

連屬者不知浮玉之名即取其無所附麗而樹影中流

鐘聲兩岸唐時名句流傳蘇軾亦有阻風金山之作則

山之不能通陸自昔已然方輿紀要因于金山下增對

岸二字謂廟在銀山殊無確據况世忠屯戍焦山與金山銀山東西相距均遠登眺亦無所見其為傳會顯然惟王象之及熊克皆云廟在北固較為可信蓋北固踞江南岸既得振策以馳而山居東北與焦山正直故可登之以覘虛實二人皆以宋人紀宋事自當得實非若宋史成自元時僅據傳聞而不詳形勢徒滋後世之疑議也至謂一人紅袍玉帶墜而復馳者即烏珠其說尤誕金源衣服至大定明昌間始酌用中國制度其初必

無褒衣博帶之人況身臨戰陣安有服袍玉以從事者其為宋人誇飾附會無疑即此可證金山馳馬之荒唐矣

桑仲請合諸鎮復中原呂頤浩命仲節制軍馬霍明疑仲謀逆誘而殺之目

桑仲以羣盜就撫授官後尚屢為寇掠其請合兵收復京師固難必其果由忠悃呂頤浩遽從而假以節制殊為輕率霍明疑其謀逆誘而殺之旋亦被害無以証仲

與明之孰為曲直舊史于仲有過予之詞果何所據而云然耶

沂王楞告二帝謀變金人按問無狀遂誅楞目楞身為俘縶固難責其誓志枕戈而值邦家傾覆亦當懷生還故國之念乃無端告變圖害父兄金人按問而正其罪深合春秋亂臣賊子之誅不特為宋族除梟獍而已也然宋族顛沛流離至此而尚有操室中之戈者則其家教人心從可知矣非徽欽之罪其誰之罪乎

張浚以喪師落職劉子羽亦坐安置白州目

張浚富平之敗心雖可原然失律之罰不可逭也至劉子羽以叅軍枝拄其間既諫浚于未戰之前及浚屢欲退遁皆以子羽之言而止饒風之役亦不為無功朝議因其與浚同事並從貶逐殊失黜陟之平豈其前後叅畫朝廷皆未之聞乎

帝育太祖後子偁之子瑗于宫中封為建國公目

高宗擇立孝宗為嗣當時多謂付托得人葢以藝祖後

不克享有天下人心頗有餘憾一旦見昌陵之裔復繼大統不覺溢美任情至以中興事業推許孝宗則實過矣孝宗雖承歡德壽嚮學右文不過蒙偏安之業端處晏然而已中原侵地未能恢復尺寸而符離之役任用非人遂至一敗不振所謂中興者安在岳飛退喜之言葢出於史家過譽不足信也

蒙古在女真之北唐為蒙兀部亦號蒙骨斯曰

蒙古地廣族繁部落不一我朝中外一統四十九旗咸

備蓄衛而其外喀爾喀四盟長部分壤錯疆域犁然其在前朝則固各為一國也宋人記載大約得諸傳聞音譯既不免沿訛且以醜字為詆訾于是萌骨朦骨盲骨蒙兀蒙骨斯諸名錯見載籍音淆字舛實可鄙笑宇文懋昭乃謂金初伐之蒙古與元之蒙古為二國相去幾千里不知今蒙古諸境延袤且萬里而遥金初伐之蒙古史亦言居金之北與元之始居陰山總屬朔漠部族或殊其實皆蒙古耳因證以今時典屬所司芟其猥雜

之名以正議而衷于是

張浚遣呂祉奏事趙鼎每抑之帝言他日浚與鄉

不和必由呂祉及浚還鼎遂罷目

史稱帝謂浚鼎不和必由呂祉若礜高宗有先見者然

夫三人者皆其臣也黜陟誰則司之而為此局外之論

亦大可鄙矣浚遂因祉離間生嫌固不免意存袒護及

其請攻河南請罷劉光世鼎皆不以為然實亦有心立

異夫光世罪狀昭著不可云無故而罷且謂得河南而

恐金人內侵豈株守臨安轉能保金之不侵乎二人尚
具忠愛之忱者而各有所蔽宜其迄無成事也
張燾使河南還帝問以陵寢狀燾惟言萬世不可
忘此讐秦檜患之出燾知成都府目
燾已疏言金人之禍及山陵高宗亦何忍復問況永昌
以下諸陵之暴露發掘前此方庭實奉使歸嘗備言之
亦何待再問或責燾僅渾涵以對不能直陳其狀以激
動君心不知高宗始聞燾對而默然旋以不容於檜斥

使出外即使燾盡情實對高宗亦且付之無可如何而已又豈能奮發雪恨哉

馮檝言張浚須付以戎機帝言寧至覆國不用此人注

張浚嘗屢出視師高宗深加倚任自力諫和議以後遂爾見疎然所言雖與檜抵牾實乃心存忠愛何至疾之如仇寧覆國不用此人豈人君所宜出諸口者葢高宗處心積慮久無意于中原非僅為奸邪所愚弄爾

金烏珠以拐子馬來岳飛令步卒以刀斫馬足拐

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目

北人使馬惟以控縱便捷為主若三馬聯絡馬力既有參差勢必此前彼却而三人相連或勇怯不齊勇者且為怯者所累此理之易明者拐子馬之說金史本紀兵志及烏珠等傳皆不載惟見於宋史岳飛劉錡傳本不足為確據况烏珠戰陣素嫻必知得進則進得退則退之道豈肯羈絆已馬以受制於人此或彼時列隊齊進所

向披靡宋人見其勢不可當遂從而妄加之名目耳即所云馬被重鎧亦徒束縛而不能騁其騰驤之力尤理所必無紀事家或狃於兵車駟介之説强為傅會不足當有識者一哂千載傳訛耳食之徒無能究其真偽皆為史册無稽之説所誤不得不明辯之

張俊援濠劉錡勸退師據險不聽令楊沂中直趨濠州軍遂敗目

俊懦葸無能心多猜忌其于劉錡固久深嫉之當金師

克濠既不從其退師據險之謀及聞兵去又不信其嚴兵設備之說且阻錡無往遂至倉卒敗逃死傷枕藉欲邀功而適以喪師不聞問其失律之罪當時政令可知矣

熙寧中嘗立程嬰公孫杵臼廟于絳州報存趙孤

至是復立廟臨安目

宋之于盾衰亦猶唐之于李耳然李耳猶謬藉其有元元聖祖之稱至于盾衰不過列國一陪臣耳有何華胄

之足灶且是時兩宮未還陵寢未復顧沾沾于祚德之廟以為追遠報功其所以為榮即所以取辱耳

樂平縣田水直行高數尺程氏井溢天矯如虹穿

牆毀樓二水鬬于杉墪

水鬬之文雖見於國語然穀洛二水本自會流或激而成衝突之勢類於相鬬理尚可通若田中之水聚而直行井水溢高天矯如虹則不經殊甚且水力安能穿牆毀樓哉史家無識傳會傳訛亦好怪而失之誣矣

秦檜入朝施全遮刺之不中被殺目

秦檜有可殺之罪施全非當殺檜之人其事固不必深論獨是檜奸邪誤國海内切齒所欲剸刃甘心者非止一全而高宗始終信之而不忍去之後且畏之而不敢去之豈非天奪其魄乎

亟仮使金首請迎靖康帝金主亮詰以何處頓放仮唯唯而退目

亟仮奉使雖以請迎靖康為名及聞何處頓放之詰遂

不能復對即此固足誅高宗之心而伋實有以窺高宗之意然則高宗之首尾畏忌本因貪位苟安是以事讐忘親有所弗顧亦可鄙之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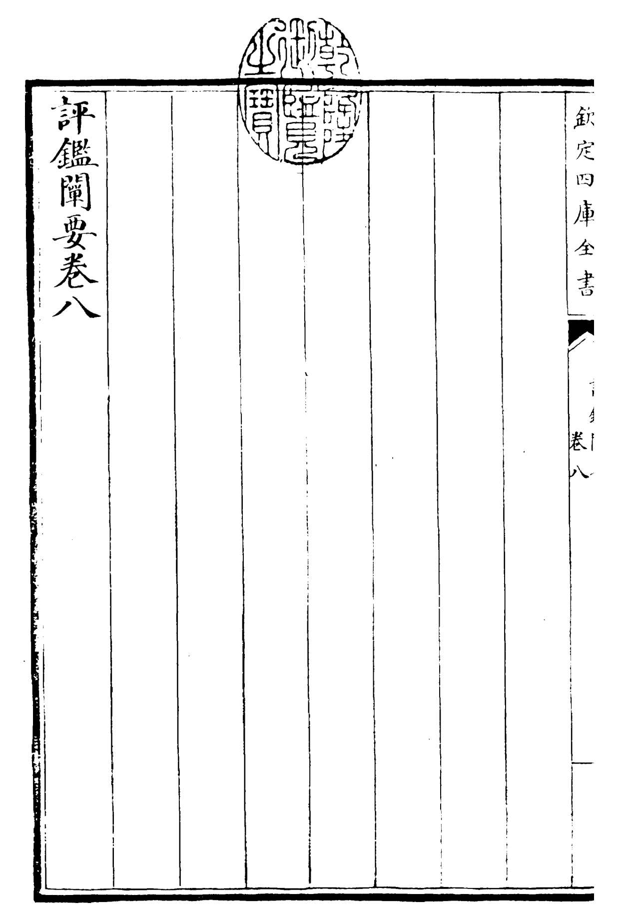
帝欲防秦檜壅蔽因諭禁百官避免輪對目

輪對固欲聞所未聞然聞之而不能行雖聞何益史謂高宗避免之禁為防檜壅蔽不知檜之敢為壅蔽實高宗有以致之果自知之則去檜亦在高宗耳若其不能去則是太阿倒授綱紐懈弛既不能除巨慝以清政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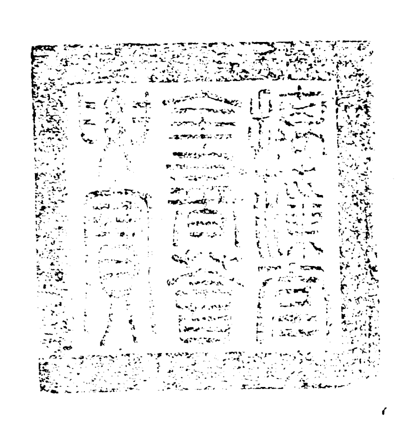
而徒為是令正所謂不揣本而齊末庸何益乎

金主亮欲南侵遣王全至臨安授辭詆責以激帝怒復言趙桓已死目

王全雖受海陵之命激怒宋人以為南侵計然此在金人猶可而全則本宋人也直呼其故君之名悖逆已甚而高宗竟聽其肆謾隱忍不言庸懦委靡直是全無人心尚何以靦顔人上乎必不敢害之言早為海陵所料惟懷苟安而罔知自厲無怪其終不能出人掌握耳



評鑑闡要卷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謄録監生臣顧振